

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第四版)

主编 童星



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第四版)

主编 童 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童星主编. — 4 版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 - 7 - 305 - 08230 - 6

I. ①科… II. ①童… III. 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817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

主 编 童 星

责任编辑 府剑萍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9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48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4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8230 - 6

定 价 4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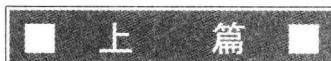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运用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	6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价值	16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21
第二节	17~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26
第三节	19世纪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30
第四节	突破空想体系的最初尝试	39

第二章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第一节	人类文明提供的优秀文化成果	44
第二节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历史课题	48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54

编者的话

童星编写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和结束语。陆江兵为第一、二、三章的成稿，严强为第十五章的成稿提供了资料和素材。最后由童星逐章修改，定稿成书。

该教材的出版，曾得到湖北省建设银行尊师重教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基金全部来源于该行职工的个人捐款）的关心和帮助，也得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各位领导和责任编辑的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强调，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教材多有缺点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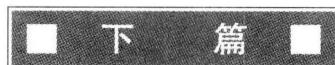
2011年3月16日

**第八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	184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	192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	199

第九章 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

第一节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	205
第二节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类型与影响	210
第三节 亚非拉国家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与探索	215

**第十章 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对民族独立主题的解决	221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民富国强主题 的解决	227
第三节 一个主题、两大理论、三位巨人	232

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38
第二节 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	244
第三节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	249

第十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社会主义本质论	25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260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论	265

第十三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表现和国际环境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274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表现	280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	286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纲领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纲领	29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建设纲领	306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纲领	311

第十五章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针，加强执政党建设

第一节	探索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思路	319
第二节	探索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途径	326
第三节	探索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举措	332
第四节	用“三个代表”思想统辖执政党建设	337

第十六章 “全面小康”、“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40
第二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46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50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60

结束语 368

参考文献 372

编者的话 374

运用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历史演变

“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一词人们最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在研究社会现象和人的问题时，人们需要考虑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关系。“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强调，以区别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重视。比如，德国的神学家、历史学家、本笃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 1753 年与别人论战时，就把信奉天主教的神学家与倡导自然法的人区别开来，称那些强调人的社会性的人为“社会主义者”^①。

其后，当人们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进一步考察时，当初被称为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社会主义”又被赋予社会本位的含义。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于 1803 年所写的论文《驳反社会主义》中，指出人生下来就注定是社会的人，因此社会主义是自然所要求的和历史所遗留的，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因此它是“反社会主义”。无独有偶，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后来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的文章，文中所讲的“社会主义”也是与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本位的概念。

^① 参见高放：“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德辛是何许人？”，《社会主义研究》，1994 年第 3 期。

由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的行为,因而当人们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概念来考察具体的社会生活时,就会遇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时“社会主义”就被赋予了良好社会生活的含义,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一批进步的文化人批判了资产阶级分子的非人道行为以及由于其贪利而造成社会混乱状态,设想出了一种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相隔离的“乌托邦”境界。在这一境界中存在的是: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状态的追求一旦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结合起来,就成为穷苦阶级用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因此到了19世纪,“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一些进步阶级、激进的知识分子用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旗帜,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思潮都将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是英国欧文派在其主办的《合作杂志》于1827年11月所刊登的文章中首先使用的。该文认为,凡是主张资本归公有的人是“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派的信徒戎西埃雷主办的《环球》杂志则在1832年2月也把“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名称。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在其文章《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对“社会主义”概念作了阐述。他指出,在理解“社会主义”时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分夸大共同的原则,束缚个人的自由;另一种是过分夸大私人原则,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为了避免把个人与社会相对立或相分离,只有走“联合”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占人口多数的贫苦老百姓的命运得到改善。这样,“社会主义”的概念就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以不清晰的形式包含着理论、运动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概念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而后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得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通行的原则和制度根本对立的,它反映出人类思想中追求普遍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局部利益的努力。它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表明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将社会的平等和正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理想,才使各个民族努力组织自己的社会,并使它与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相协调。

二、“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确立

尽管上述社会主义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某种理想和追求,但它还没有同由大工业所造就的人类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它必然带有空想的性质。由于它的空想成分,因而也容易为破产的贵族、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利用。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陆先后产生出

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社会政治学说时,对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封建社会主义以及与它携手同行的宗教社会主义所宣传的是一套笼络无产阶级,诱使无产阶级与破落的贵族、僧侣结盟而去反对资产阶级的说教,其目的是妄图以专制制度去拯救世界,因而“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指出这是一种在“有教养的”上层资产阶级中所产生的瘟疫——尽管他们也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也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成员生活状况的可怜团体。他们满嘴是“爱”,十分多情,但究其实质只不过是用所谓的抽象人性和肉麻的爱来将共产主义运动庸俗化^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可能在某一特定阶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它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本身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最终只能停留于手工业社会主义的水平上,并且还会为这种说教涂上宗教的色彩。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存在,为了与这些浅薄的学说相区别,特别是为了与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社会主义”,而是称为“共产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③

后来,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为了与反对阶级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相区别,马克思又使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词,并将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④。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欧洲曾经泛滥一时的五花八门的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已经逐渐偃旗息鼓了,只有工人运动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因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将工人解放运动及其目标表述为“社会主义”^⑤。

马克思正式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在1874年至1875年初写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时候,并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27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6~537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240页。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①。恩格斯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概念要比马克思早一点，1873年1月，他在写作《论住宅问题》的第3篇时，在积极意义上谈到了“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此后，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一书，在讨论他与马克思创立的学说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时，称这三位思想家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称他与马克思的学说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后来，他又把其中的三章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学说的继承人与实践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领导俄国进行革命时，将推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行动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把从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相并存的阶段；二是社会主义阶段；三是共产主义阶段。

总结“社会主义”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深刻含义：一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基本途径和根本任务的科学理论；二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新社会的现实运动；三是胜利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建立的以消灭剥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制度^③。因此说，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体。

在怎样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的，所以，当不需要特别强调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立时，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简称为“社会主义”；或者说，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就是特指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从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它们分别属于同一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过程，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两者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是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及其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它自身所包含的理论、运动和制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③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三句话的概括分别来源于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的相关论述。



科学社会主义包含着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首先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他们借助于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以此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矛盾,探索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科学,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①。这一理论后来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所丰富和发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还探讨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也包含着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条件及其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探讨了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途径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其后继者们则分别依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和不同的国情,探讨了将社会主义革命付诸现实的过程和方法,以及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还包含着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看到过无产阶级在短暂的时间里所创立的新制度的雏形——巴黎公社,但他们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指出了一般方向。在他们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创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现实运动、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这种实践既包括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通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运动;而且也包括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建立、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实践。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检验,也就无法证明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与否。因此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产生,才能获得检验和修正,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又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的历史性的创造。社会主义运动,经过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3页。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导致这一转变的关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断地发展的。时代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和任务,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会向无产阶级提出新的运动目标;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会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以新的理论指导。由于这两方面的双向作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在“横”的方向上不断拓展,在“纵”的方向上不断深化。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从理论形态向实践运动飞跃,其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又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飞跃。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让这种社会制度发挥出最大的优越性,使之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并存、抗争与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以这一胜利为新的起点继续前进,最终解放全人类。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一切努力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一伟大而又艰辛的事业,又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运动的不断发展中才能最后完成。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①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

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一般方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一旦产生以后,就需要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它。恩格斯曾经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01页。



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本着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于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研究,所选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对研究的结果影响极大。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是一项复杂的事业,要研究它,仅仅凭一种方法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多种方法相互补充。这多种方法就构成了一个方法论的体系,它包括一般的方法论和若干具体的方法。

毫无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的最一般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这一方法论是从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中萌发出来、经过西方近代哲学家和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阐发,最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并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包括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一个半世纪的坚持与发展而日益完善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一科学的方法论首先要求人们在观察和研究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和社会现实制度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随意的想象和某种既定的原则出发。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都没有做过充分具体的描述,不是他们不会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尽管他们也对走向新社会的道路做了某些预言,但这些天才的预见本身只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它的条件必然要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因此社会不会完全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前进。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外在的、表面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在这里,与科学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②。

其次,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理论承认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行为起着决定作用。在人类脱离蒙昧与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时代后,物质资料的生产超过了人本身的生产而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人类今天仍然处在物质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当然,人类终有一天会到达这样一种状态,即精神的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人类在今天还不能提出这样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仍然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中心的位置上。科学社会主义在现时代的发展也仍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再次,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理论要求人们必须全面地考察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思想传统、意识形态,乃至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在承认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决定论的同时,要充分地估计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进程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页。

^② 参见孙伯瑛:“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的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先进阶级、先进政党、革命的理论、正确的策略都有着巨大的效用。问题是应当把这些具有主观能动性因素的功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度地夸大它们的作用。

最后,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理论在承认历史前进性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客观地认识社会发展过程的曲折性。马克思主义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反对种种关于人类总是处在倒退、没落以致最后要归于毁灭的充满悲观和恐怖的预言,坚持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在历史的前进中,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各个民族所能遇到的发展机会,落后的国家可能会在历史进程中产生飞跃,有时甚至是巨大的飞跃。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总是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并接受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性。这种曲折甚至倒退尽管有时非常严重,但是,它充其量也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在历史的某种曲折面前,既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十分明显,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时候,须臾也不能离开这样的方法论。

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具体方法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还需要运用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些具体方法,主要是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系统的方法等。

(一) 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学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它强调的是社会生活过程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我们平时所讲的弄清楚“来龙去脉”、“让历史告诉未来”即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任何社会现象、社会运动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都会存在若干前后相继的阶段。历史的方法就是要在发展过程和相继阶段中,弄清楚事件的基本线索,并凭借这一线索来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发生的过程和所产生的结果。使用历史的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在事物表面变化的偶然性中寻找和认清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

历史的方法具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是发展的因素;二是时间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分别决定了历史方法在具体运用时可采取以下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对事物起源的历史考察,突出的是时间因素。任何事物都不是生来就是如此的,它有自己的最初形态和发育过程,而这些又是和现今联系在一起,并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种形式下,历史方法重视的是通过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过程的考证,找出这些过程和事件发生的具体背景、详细特点、结果与原因之间的特殊关联,从而将历史面貌尽可能地复原出来。

另一种形式是对发展逻辑的归纳,突出的是发展因素。这种形式不去追随社会生活的历史曲折性,相反,它主要是通过表面的偶然找出内在的必然即规律性,

舍去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和不重要的部分,将历史的曲折过程“拉直”,从中再现出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轴,预测其发展的未来趋势。运用这种形式时更多地不是强调复原,而是舍弃和归纳。

历史方法的这两种形式是彼此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只有充分运用第一种形式,将已经过去的社会生活尽可能地复原到当时的状态,才有可能运用第二种形式加以抽象和概括;如果不经过第一种形式就主观地规定历史发展的逻辑,这样得出的逻辑就必然带有杜撰的色彩,从而缺乏真实性。反之,如果离开了对发展规律的归纳,仅仅对历史事件进行机械的罗列,不对它进行逻辑的概括,人们就会把历史看作是过眼烟云般的虚无主义的东西。

源于历史科学的这一基本方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完全适用的。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某种既定的或是一经出现就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它是发展着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从其理论、运动还是制度来说,都处在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之中,这种变革与创新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作认真研究,努力去揭示这种变革、创新的过程,并寻找出其中的规律。

首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的产生、演变作出阶段性的考察,从而将历史的真实过程在思维中再现出来。

运用历史的方法来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变化发展,我们便可以发现:最初,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是以空想的形态存在的。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此后,科学社会主义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它们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们预先设计好的,而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发展,在发展中要经历哪些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起点落在哪个民族身上,同一发展阶段在不同民族那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现实社会所能提供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内在规律及其外在条件的共同作用,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的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欧洲大陆为起点的、以科学理论的创立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是西方(严格说来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的巩固、平稳发展以及内部矛盾的逐渐暴露。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的运动暂时还只能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30、40年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以欧亚大陆为起点的、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是资本主义体系越出欧洲中心向北美和亚洲扩展，并且在其中的欧美国家出现由少数大资本家控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有两类民族国家最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一是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同时又发展得不充分的国家；二是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 20 世纪的 40 年代至 60、70 年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以亚洲、欧洲和北美完成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民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别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内容的阶段。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发展阶段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创建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模式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的对象，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科学社会主义进入自身变革、努力进行制度创新的阶段。从 50 年代开始，就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模式的普适性与有效性产生了怀疑。50、60 和 70 年代，苏联与东欧国家先后三次掀起改革浪潮，不幸的是后来它们都背弃了社会主义事业。70 年代末，中国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开始了迄今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冷战”对峙格局崩溃，人类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是以地处东亚的中国在实行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建设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起点的。

其次，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还要求人们在对一种理论、运动和制度进行分析时应当将它们摆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揭示其结果的合理性。

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其理论、运动和制度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相互关系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对于这些变化，只有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如果我们不是从具体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阶段、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具体条件、历史进程所能提出的具体任务出发，来细心地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制度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就会犯教条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也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变动性与连续性。

西方一些学者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有意诋毁，常常花工夫去寻找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矛盾、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矛盾、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矛盾。他们寻找这类矛盾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混乱性，或者是为了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都是后人在反对前人的错误。